



河東先生集附錄卷下

評柳子厚詩

蘇東坡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
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
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
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
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

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
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
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
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
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
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
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
之居居井之眉眉井邊也若人處高臨深動
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
於纏徽一旦虫上絹礙為甕丁浪所輻音身
提徒計黃泉骨肉為泥纏徽井索也虫懸也
輻擊也言瓶所懸礙不得下而為自用如此
井甕所擊則破碎也提擲入也
不如鴟夷鴟夷韋囊以盛酒鴟夷滑稽腹如
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

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見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嗜酒大喜之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

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也耶

書柳

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客至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即歸德於牛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

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
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
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
幾少衰乎

又書李赤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
太白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
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赤見柳子厚集
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

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
非特廁鬼之罪也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余嘗評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
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
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
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
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
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

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
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
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
及也

又跋大鑒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
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
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
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

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
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
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
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
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
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
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
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
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

誤當以碑為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高

恕已子唐傳第四十五卷

姜公輔

七十七

齊映

七十五

嚴郢

七十

穆贊

寧子八十八

弟質

裴樞

六十五

杜黃裳

九十四

楊憑

弟疑八十五

李鄘

七十一

梁肅

一百二十七
文藝傳中

韓愈

一百一

許孟容

八十七

袁滋

七十六

盧羣

七十二

鄭餘慶

九十

奚陟

八十九

盧景亮

八十九

楊於陵

八十八

高郢

九十

柳登

芳子五十七

弟冕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

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
也亦聊以自警

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
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
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
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
已妄肆其忿至於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响水而水烏戲于岸
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响水以自蔽海鳥視之
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
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沒山谷間意象慘淡
如柳子厚所云風鬃霧鬣千里相角然筆法
稍踈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
宋遐叔張文潛同觀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黃山谷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摠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黼黻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跋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竒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搥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諂諛爲相者誰

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
子諒也諛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
林甫薦仙客爲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
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爲御史白於大夫李適
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
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灤州至藍田
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
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
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

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
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喑喑
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
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
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
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
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

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
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爲詩云城中晨雞喔
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
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
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千株
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
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
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
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
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爲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
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
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
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

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欵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揚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諛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

屋之病如進學解即答客難也迭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察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決人胷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 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閱日深仰見星斗燿

封蠹蝕幾莫能支而承糝踐 邊袂猶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柳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欵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

奈何牟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不愧
於吾心燕衍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
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
織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
州監兵陳莘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
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
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亭于羅池之北
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
山之勝作也嗚呼澗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

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
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
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
乎世俗無仕情隨泰遷燕衍自娛豆觴自奉
凡可以適己者無所不爲公則不爾惟崇大
於侯是思卒使侯祠旣壯而麗則其誠可謂
至矣千里而鄙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
焉年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
民之所望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

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
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汾江左餘風
則以絺章繪句爲尚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
黜浮爲工至於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周
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間是時
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
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

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後之
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
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
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
與文珣韋臯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
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
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
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湔洗嗚呼子厚亦可謂
重不幸矣尚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

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牾俱文珣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順宗病篤臯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

雪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旣稽之史傳以校其譌繆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曾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謂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月

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
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寢久
舛剥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
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官日曾爲讎勘頗備
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
不易校其用字奧僻或難曉給事沈公晦嘗
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

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徃徃所至稱
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釋夫
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
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
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說
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尚慮膚淺弗辨
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
之紹興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汚吏
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吏也博常疑其
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
商也吏而商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
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
文也且使子厚不首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
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
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
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子厚居愚

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徃徃沈酣於
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
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柳文必有
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
久漫滅太半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
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
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
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
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

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尚賴後
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
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為益不淺矣紹熙辛亥
仲秋一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書

仝前

趙善懋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為文尚有六朝規
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為師下筆高妙直一日
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
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

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
為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
作文最多遺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
師承講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
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
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推原其故
豈非以子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
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寫藏去久
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

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
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
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
八月旦零陵郡守郇國趙善懋跋

東吳郭雲
鵬校壽梓

河東先生集附錄下

河東先生集傳目錄

新唐書本傳

唐祭柳柳州文四篇

宋祭柳員外文三篇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河東先生集傳目錄

東吳韻藻
鵬枝壽梓

河東先生集傳

唐書本傳

宋景文公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
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
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
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
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
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
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柳

行胡浪切

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刈與艾同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

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吝作賦自倣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者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

錢助贖南方為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
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
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
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
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
多也司馬遷崔駰蔡邕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
之堂人有沒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
之云

昔

黎韓退之作公墓誌泊奠公而有
宜錄之以重公者特錄韓柳二集

並行當世故
不復載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孤寡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
意文章秋濤瑞錦改廻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
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
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

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
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
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憂我衰病諭以苦
言情深禮至欵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
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計書驚
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
迸落魄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
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末言歸轡
轡音茜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求言
載樞車

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

計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

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

於便道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安平宣英

平韓畢
字宣英

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

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

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

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

踰常倫顧余負釁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

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製服今有所厭其禮莫
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
孰云宿草此慟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
有宿草則不哭嗚呼
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
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天厚土
胡寧忍此知悲無益柰恨無已君之不聞余
心不理含酸執筆輟復中止誓使周六子厚
之子
同於已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尚
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
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
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
為炯炯之氣戢于一米形與人等今既如斯
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為衆悲異
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
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
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

右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
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
克歸崔生實主幼穉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
之各展其分崔羣字敦詩韓愈字退之安平來期禮成而
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
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
號數聲冀乎畏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

傳音轉驛也

以軒冕爲

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諭之詳
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
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
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搢紳之倫孰不墮淚
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
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
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
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朞同升憲府察視
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

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
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郡符柳
水之壻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
三年離索則久音貺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
篇鍾索繼美班楊差肩鍾隸索靖善書
班固楊雄善文賈誼
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
老美志莫宣遭回世踳奄忽下泉嗚呼哀哉
令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
翩丹旒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旣及岳陽出門

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莫
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
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
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
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
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
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

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渾淪而網緼
惟萬生之並驚兮悉坯陶乎一鈞物有大小
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
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
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
之挈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困其文也若秋
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
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
以縮手兮翱湜喪氣而噤唇

韓愈李翱
皇甫湜夫何

天命之不畀兮亶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
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冥以卽夜兮志
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
人兮皆泯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旣
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
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
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
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
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

薄兮吾誠甚勤嗚虘其來享兮靈文尚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躡張韓愈

張籍雄深雅健實比子長司馬遷民思無斁政

事循良惟公之政祖龔述黃龔遂深仁遺愛

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

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

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翱翔擢列御史拜尚書

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

追風掣電萬里騰驤亦如利器鑄錙干將直

視無前其鋒孰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王韋執誼王

叔文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

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翮摧傷亦

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以藏一麾

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龍城柳雖遠州也毋敢怠荒

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

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

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

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
旱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
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如
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蕪詞公其
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歛此
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

前漢循吏朱邑

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雖去

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
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
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
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
赴都復出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
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
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

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
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
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
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薙
榛蕪薙他計切
芟草也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
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
蔬爲沼沚爲臺榭目曰愚溪而刻入愚詩於
谿石之上其謂之鈇鉏潭西小丘小石潭者
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

音蕪江百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

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爲最
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
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
之不數耶數所
角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
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鈇鉏潭南
澗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
曰愚堂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入愚詩石
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

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

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

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右文九篇皆四十三卷本後所載者茲刊四十五卷本後舊雖無此文余互參閱弗忍舍置迺錄附之

河東先生集傳

東吳龍隱
鵬牧商梓

河東先生文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為勝而號專雄訶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萃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萃倉沒切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

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孚失句獨於
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
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
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賫韓以自隨或賫
作齋牋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
西切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
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
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
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

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
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
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音劇
磨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
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
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旣而飶
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
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
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

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修伯長後序

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修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讐勘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

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連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

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
狺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
痰瘡狼倖宜爲狼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
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晁時猶未死荅元
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
孝友傳校復讐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
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
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
漫乙是正二千處而羸又釐革京兆請復尊

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省試
慶雲圖詩摠六百七十四篇鋟木流行購逸
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
晦序

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豔爲萬世法是
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
州廼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
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

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刊而爲集者殆
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覲其顰笑降鑒而
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正被
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
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
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
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
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工創刊此集其編
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

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
眷眷相囑焉禡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
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
工助成一篲豈惟不墜侯之偉文抑亦成公
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
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
金魚袋李禡序

河東先生集題後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

甫云京師閻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一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閻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衷甫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叙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

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尚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尚與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書

河東先生集記後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旣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

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
碣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寶羣除左拾
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
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
州蓋未生賀冊尊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
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
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
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熈丁酉秋八月中瀚臨

印韓醇記



韓氏
醇傳

程